

# 单传伦其人

赵春华

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已经在马陆种了10年左右的葡萄了。1990年酷暑8月，天气热得连知了都懒得叫唤，我们大汗淋漓地赶到马陆园艺场采访他，在他办公室里，他拿出洗干净的红得发紫的葡萄。我刚一咬破皮，一股鲜甜果汁顿时流进了心田。

为什么这葡萄这么甜？这一问，引出他一段让我至今难忘的话：我们山东有句话是“一树花半树果，半树花一树果”，这里有个多与少、产量与质量的辩证关系。刚开始时，追求产量，讲经济效益。从1988年开始，主攻质量，采取合理留枝，减少结果，巧施水肥，严防病虫，品质上去了。就在前几天，上海园艺协会到我们场里召开上海市优质巨峰葡萄现场考察会。法国人头马洋酒有限公司香港分公司经理考察了马陆园艺场后，决定在上海联合投资建葡萄酒厂。

## 岁月留影

### 农历七月的黄瓜

钟穗

农历七月，是各种瓜菜当道的时节，吃瓜消暑，天造地设，天经地义。早在《诗经》里便有“七月食瓜，八月断壶”句，故农历七月又是古人所谓之“瓜月”。

瓜的品种很是丰富，除了西瓜，还有冬瓜、黄瓜、北瓜、丝瓜、苦瓜、黄金瓜……它们就像各色冷饮一样，光听名字就让人感受到丝丝清凉。在所有的瓜菜中，我对黄瓜一直情有独钟。黄瓜，又叫王瓜、刺瓜、青瓜。据说是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中原的，最初叫“胡瓜”。

初入中土的黄瓜，包括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，价格都相当昂贵。即便到了清代，一盘凉拌黄瓜仍比一桌寻常酒席的价钱还要贵。当然，随着黄瓜种植的普及，如今早已成了百姓餐桌上的大路菜。

黄瓜的生存能力强。春日插播后，无需特殊打理，它们的藤蔓便会在雨水的滋润下，渐渐爬上竹竿，萌生出一片轻纱似的慵倦翠绿。有时候，一些生嫩枝条甚至会径直扎入屋子的窗框底下，那伸进来的芽尖，一个劲地想往屋里钻，将人的心都撩动得蓬勃起来。

当盛夏的太阳炎热得几乎要将人融化，蝉的歌声变成了号子、同热浪一起翻滚时，期待中的瓜架上，终于吊上了绿身黄帽的黄瓜，看一眼都觉得满

这个种果树的汉子，是山东人，名唤单传伦。

他中等身材，出言直爽，在马陆的田野里已经挥洒了无数心血与智慧。他在一个原本发不出一分钱奖金给职工的园艺场，大刀阔斧地改革，到1985年，职工已经能获得人均2000元奖金。他突破传统栽培技术，搞绿苗移栽，把3月份插种的葡萄幼苗于当年5月下旬带土移植到大田，第二年就获亩产2800斤，写成论文发表后，很快被上海郊县和江浙果农广泛采用。面对祖国各地求教的四五百封来信，他一一回复，“有‘果’大家摘嘛”。对全镇上千户葡萄种植户，他更是责无旁贷地给以帮助指导。单传伦入了党，还被评为了上海市劳动模范。

我们把那次访问写成《葡萄成熟的时候》一文，发表在《解放日报》的副刊上。大概由于这种缘分，单传伦记住

了我，并将我引为知己，有什么开心或不开心的事，都会找我倾诉和分享。我俩都属猴，脾气耿直相投，数十年交往中，我对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

他是个善于学习、勇于创新的人。他原来的岗位是教书育人，学的是教育学和心理学，后来才钻研起果树栽培学，在苹果的栽培和高产方面，得到了山东省果树研究所的认可。那时的上海南汇果园乡，苹果亩产只有两三百斤，先后请过辽宁和河北的技术人员来传经，终因生搬硬套北方的经验而失败。后来，南汇果园乡的聘书发到了山东果树研究所，研究所便推荐了单传伦。

1976年，单传伦来到南汇果园乡，只用了3年时间，便使苹果亩产达到3000斤，1980年又达到4200斤。

之后，单传伦又应聘来到嘉定马陆，在葡萄栽培方面创造了绿苗移栽

法，不仅使嘉定的葡萄种植户受惠，还惠及江浙广大葡萄种植户。

单传伦有一颗不安分、不满足于现状的心，为提高葡萄品质，他倡导和推广的是葡萄套袋和大棚栽培，尝试种植含硒葡萄等品种，之后又在有机葡萄上做文章，还在控产方面下功夫。马陆葡萄如今受到世人交口称赞并获得许多奖项，都跟单传伦的这种主动创新、力求卓越有关。

他还是一个很有文化内涵和修养的“庄稼人”。他身在葡萄园，却心系天下事，保持着阅读征订各种报刊杂志的习惯，甚至像《收获》这样纯文学的期刊，他也愿意静下心来阅读。

他还满怀诗情，让我请来诗人赵丽宏，赋诗马陆葡萄，让最好的乡土经济与乡土文化长久地存活在“甜香味”的诗中，正如诗人所言：“嘉定马陆，葡萄之乡，香飘万里，美名传扬。蓄一方

水土，引天下良种，集八面智慧，写甜蜜文章……”他还叫人在一块巨石上镌刻赋文，置于马陆葡萄公园中，背景是流水潺潺的假山，让游人踏进葡萄公园一眼便可看到。

单传伦又以葡萄的名义，命名了一个甜蜜的节日，之后又不断地挖掘这个节日的文化内涵。有一年，马陆葡萄文化节在文化前加了“科技”两字——这一年富硒葡萄上市了，这是马陆葡萄种植史上的创新之举。后来的葡萄节更丰富多彩，有葡萄酒文化展示、品酒礼仪讲座、少儿书画展和马陆风光摄影展等。

他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汉子。无论是我，还是其他为马陆葡萄写过文章、诗句的文人，他都不曾忘记过。

他以葡萄的名义，把情义滋养给了这片大地，把甜蜜赠予给土地上的人们。



## 随想录

### 小而雅的明彻山房

陶继明

在嘉定城西南一个僻静的角落里，有一座小巧玲珑而幽静雅致的园林——明彻山房。明彻山房的主人尹昊，是个狂热的古典园林爱好者。他生于南翔，老家离明代古典园林古猗园近在咫尺，美丽的古猗园是他经常玩耍的地方。他的老家有个不大的院子，他常在院子里栽种些花木，园林花木的情结深深地潜藏在他的心灵深处。他的梦，就是亲手造一座属于自己的园林。

青年时代的尹昊忙于创业，事业成功，积累了一些财富。人到中年后，他决定要圆一个童年梦。2008年，他在嘉定西北角的葛隆村，用一家农户的房子建了一个名为“三叶草堂”的园子。“三叶”是一种普通的小草，取此名字表示这是个接地气、接地气的园林。他因地制宜地加以改造和修建，使之成为野

趣横生的园子，文人学者常在此雅集，这个园子使用了十来年。但好景不长，轮上了更换土地租借对象，三叶草堂终止了它的生命。但尹昊对园林的感情更深了，也积累了造园的经验。

2018年初，尹昊找到了嘉定西南“现厂”中的一处旧厂房，这里依傍潺潺而流的护城河，虽处闹市，却闹中取静，是构建城市山林的绝佳之地，为之取名“明彻山房”。“明彻”取自南北朝时的一通摩崖石刻拓片，意为“明净纯澈”的意思，既是他追求的境界，也象征了他造园的初心。

造园，可大可小，要根据现有的空间条件和自身的爱好，来建造自家的园子。“明彻山房”营建之时，没有图纸，就按尹昊的心中所想，随性而为，印证了“师心造园”的建园心得。

在造园中，叠石、理水都有讲究。

岸边杨柳、窗前竹影、墙里芭蕉……都是规矩。文人园，一般都植松竹梅，取“岁寒三友”之意。

营建时，尹昊特意保留了厂房仓库原有的现代建筑风格、结构特性，将其简约、清新、朴实的“包豪斯”风格与中国建筑的白墙、黑瓦、漏窗，以及中国传统明清家具、陶罐青瓷、水墨书画、枯枝莲蓬等融于一室。在这里，达到了现代与传统并存、和谐相处的境界。小园新葺，雨露华滋，隐于市而有郊野之观。

明彻山房古木耸翠，秀映清池，火气全无，完全看不出是一个仅构建了数年的新园。几座湖石，恰到好处；几尾锦鲤，在潺潺淙淙中悠然游过；一座亭子，可远眺，可近观，啸傲其间，顿觉身心放松；微风拂过，秋叶沙沙簌簌，林间群鸟鸣啼时起时落，天籁盈耳。四

时皆宜。2020年雾城的一场初雪，园子里虽然谈不上银装素裹，但是古树老梅枝头的残雪更衬托出了园子的雅致静谧。自然、绘画与园林，在明彻山房融为一体，漫步其间，移步换景，时间的流转与风景空间的体验，仿佛展玩中国文人的书画手卷，心旷神怡。

明彻山房的室内布置，也具匠心，明清家具，充盈古意，图书插架，间有书画盆景，置身期间，文气弥漫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文人园。想到明代李流芳先生的檀园，清代钱大昕先生的潜研堂，历史上这些著名的园林，其实都不过是宅第的后园，不超过三亩之大，诚如参观过明彻山房的作家马尚龙先生所言：“明彻山房是浓缩的明清家具，管窥一张明代案几，可谓是博物馆的级别。山房也是玲珑版的豫园一角，是‘观海听涛’的惬意之地。很是佩

服主人的设计眼光，在硬邦邦的钢结构下，制造了柔顺的江南后花园。是去了还想再去的好地方。”

明彻山房与嘉定本土及海上的文人雅士结缘甚深，这里成了他们爱去的地方。往来无白丁，谈笑有鸿儒。其中，不少人已多次到过。每逢传统节日，这里常举办活动，这里曾举办过“新岁送联”“元宵插花”“谷雨赏卷”“端午笔会”“旗袍秀”等雅集。近年来，明彻山房还举办了《明澈浅研——朱晓东笔墨小品展》《明澈·消夏——薛锦禹手卷、册页、扇面展》《波心·明澈——张波书画小品展》《明澈同舟——郑孝同书画精品展》《“练川余脉”春茗雅集》，以文会友、以心会友，给大家营造了一个沉浸式的艺术鉴赏、文化交流的平台，也为雾城礼乐文化营造了一个新的地标。